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文明小史

第三十回 辦刑錢師門可靠 論新舊翰苑稱雄

卻說申大頭跟了一位太爺，走到刑房，把鎖開了進去，查點案卷，一宗一宗給這位太爺過目收藏。點完了舊的，少卻十來宗，新的也不齊全。那太爺翻轉面皮，逼著他補去。申大頭戰戰兢兢，只是跪在地下磕頭。那太爺見他來得可憐，心倒軟了，說道：「只要你補了出來，也就沒事。」申大頭戰戰兢兢的說：「是新的呢，稿案李大爺那裡有底子，待書辦去抄來；舊的，是有一次伙計們煮飯，火星爆上來燒掉的。書辦該死，不曾稟過大老爺，還求太爺積些功德，代書辦隱瞞了過去罷。這幾宗案卷，沒甚要緊的，又且年代久了，用不著的。」太爺道：「胡說！用不著的，留他則甚？你好好去想法，不然，我就要同你們下不去了。」說罷，鎖門出去。原來這班書吏巧滑不過，看見這位太爺神氣，已猜透八九分，知道為的是那話兒。出來齊集了伙計商議，說道：「三年頭裡那樁事發作了。現在太爺動了氣，要回大老爺重辦我們，卻被俺猜著了，為的咱們老例沒送的緣故。硬挺呢也不要緊，只是叨註銷來，大家弄個沒趣，將來難得做人了。俺的意思，不如大家湊個分子送他罷，免得淘氣。」他伙計正愁著案兒拆了，沒得生活，如何還肯出錢？攔不住申大頭說得利害，有些害怕只得湊齊了二三十吊錢，交與申大頭，申大頭卻一錢未出，只替他們兌了銀子，合那太爺的家人說通了送上去，果蒙太爺笑納。那舊卷一事，算是消弭了，只把新案補抄幾宗給他，就算了結。

申大頭見沒得事做，暗自籌思說道：「俺同伙說到相國寺拆字的話，那是乾不出什麼事業的，幸而咱的兒子跟了撫台裡的刑錢師爺，前天來信，還說師爺極寵用他，我何不去找他一找，求求那位師爺，薦個把錢糧稿案的門上嚙嚙，不強似在此地當書辦嗎？事不宜遲，趁這時有盤纏，就要動身才是。」想定主意，合他老婆說了，次早就趕往汴梁。申大頭是沒進過省的，見了那南土街、北土街那般熱鬧買賣，也大納罕的了不得。

好容易找到撫台衙門，去問這個申二爺，那裡問得出？原來他兒子叫申福，是跟著刑錢師住在裡頭的，申大頭如何找得到呢？

事有湊巧，申大頭因找不著兒子，便天天跑到撫台衙門前走兩遍，恰巧這天申福奉了主人的命出去送禮，申大頭亦剛剛走到儀門口只見迎面來了兩個人，抬著一具抬箱，哈呼著很覺吃力，後面跟的正是申福。當下父子相見，申大頭一路跟著走，訴說自己苦處，要申福替他在主人面前設法。申福道：「我們師爺薦個家人絲毫不費力的，就是他薦在外府州縣當師爺的也不少，不過現在聽他說要想辭館進京，正是為裁書吏的事，有些先見之明，大約恐怕這個刑錢師爺，也離著裁掉不遠了。求差使的事，說是可以說得，肯不肯也只好由他。」申大頭道：「你不要管，且求求他看是如何？」申福答應著，約明有了回音，到客寓裡來送信，各自分手不提。

且說這位刑錢師爺姓于名豪，表字伯集，是紹興府會稽縣人。原來那紹興府人有一種世襲的產業，叫做作幕。什麼叫做作幕？就是各省的那些衙門，無論大小，總有一位刑名老夫子，一位錢谷老夫子；只河南省的刑錢是一人合辦的居多，所以只稱為刑錢師爺。說也奇怪，那刑錢老夫子，沒有一個不是紹興人，因此他們結成個幫，要不是紹興人就站不住。這于伯集怎麼會在河南撫台裡當刑錢呢？說來又有原故。伯集本是個宦家子弟，讀書聰俊，只因十五歲上父母雙亡，家道漸漸中落。幸他有個姑母，嫁在汴梁，他姑丈就在開封府裡當刑錢一席。伯集年紀到了弱冠之時，只愁不能自立，讀書又沒進境，知道取不得科名，成不了事業，只得去投奔他姑丈，找點子事體做做。

主意打定，便水陸授程的趕到汴梁。姑丈姑母的相待，倒也罷了，就帶他在開封府裡學幕。可巧撫台衙門裡一位刑錢老夫子，要添個學生幫忙，姑丈便把他薦了進去。于伯集得了這條門路，就把那先生恭維起來，叫他心上著實受用，只道這學生是真心向著自己的，就當他子姪一般看待，把那幾種要緊的款式，辦公事的訣竅，一齊傳授與他。也是于伯集的時運到了，偏偏他先生一病不起，東家是最敬重這位老夫子的，為他不但公事熟悉，而且文才出眾。臨終之前，東家去看他，要他薦賢，他就指著于伯集，話卻說不出來了。伯集見先生已死，哭個盡哀，東家見他有良心，又因他先生臨終所薦，必係本事高強，就下了關書，請他抵先生一缺，卻教他分一半兒束脩，撫恤先生的家眷。原來那撫署刑錢一席，束脩倒也有限，每年不過千餘金，全仗外府州縣送節敬年敬，併攏來總有三四千銀子的光景。伯集自此成家立業起來。誰知這席甚不易當，總要筆墨明白暢達才好。伯集讀書未成，那裡弄得來，只好抄襲些舊稿。虧他自己肯用心，四處考求，要是不甚懂的，便不敢寫上，弄了幾年，倒也未出亂子。東家後來調到別省，就把他薦與後任。這後任的東家是個旗人，有些顛預，伯集既是老手，有幾樁事辦得不免霸道些，人家恨了他，都說他壞話。後來又換了一位撫台，便說他是劣幕，要想辭他，好容易走了門路，辨明瞭冤枉，館地才得蟬聯下去的。又當了兩年，偏偏看見這改法律的上諭，接著就有裁書吏的明文。暗想這事不妥，將來法律改了，還用著我們刑錢老夫子嗎？一定沒得路走，合他們書吏一般。不如趁此時早些設法，捐個官兒做做，也就罷了。可巧朝廷為著南海的防務吃緊，准了督撫的奏，開個花樣捐，伯集前年因公得過保舉，是個候選知府，因此籌了一筆正款上兌，約摸著一兩年間，就可以選出來的，於是放寬了心。他共有兩個兒子，大的八歲，小的六歲，特特為請了一位老夫子教讀。這老夫子姓吳名賓，表字南美，是個極通達時務的。伯集公暇時，常合他談談，因此曉得了些行新政的訣竅，有什麼開學堂、設議院、興工藝、講農學各種的辦法。至於輪船、電報、鐵路、採礦那些花色，公事上都見過，是本來曉得的。伯集肚皮裡有了這些見解，自然與眾不同，便倏然以維新自命了。明年正逢選缺之期，伯集輕車簡從，只帶了兩個家人，北上進京，渡了黃河，搭上火車，不消幾日，已到京城。果然皇家住的地方，比起河南又不同了。城圍三套，山環兩面，那壯麗是不用說的。伯集揀了個客店住下。

且說他帶來的兩個家人，一個就是申福，他老子已經薦到許州當稿案去了。還有一個是帶做廚子的，弄得一手好菜，伯集一路全靠這人烹調。伯集卸卸塵裝，就趕著去拜望幾位同鄉京官，叫申福出去找到長班。遞上住址單，才知道陸尚書住在東交民巷，黃詹事住在南橫街，趙翰林住在棉花上六條衚衕，馮中書住在繩匠衚衕，還有幾位外縣同鄉，一時也記不清楚。

當下僱了一輛單套驢車，先進內城，到東交民巷。那陸尚書正在那裡調查外國法律，再也沒閒應酬同鄉，故而未見。出城便到南橫街，原來黃詹事合伯集雖彼此聞名，卻從沒有見面，敘起來還是表親，一番親密，自不必說，就留伯集吃便飯，伯集便不吝氣。誰知這黃詹事卻向來是儉樸慣的，端出來四碗菜，一樣是霉乾菜燉豆腐，紹興人頂喜歡吃的一魚、一肉、一白菜，伯集嘗著倒也件件適口，不免飽餐一頓。飯後，又到那兩處拜訪，都見著的。次日，就是同鄉公請，伯集自然又要請請。他們席間提起陸尚書來，黃詹事第一個皺眉道：「好好的個中國，被那班維新人鬧得來不可收拾的了。你想八股取士，原是明太祖想出來的極好個法子。八股做得到家，這人總是純謹之士。我們聖祖要想改變，尚且覺得改不來，依舊用了他，才能不出亂子。如今是廢掉的了。幸而還有一場經義，那經義就合八股不差什麼，今年有幾位敝同年放差出去，取出來的卷子，倒還有點八股氣息，這也是一線之延，然亦不可久待的了。我只怪廢掉了八股，果然出些什麼大人材，就算是明效大驗，誰知換了一班，依舊不見出個好來，只怕比八股還要壞些，這也何苦來呢？況且人股是代聖賢立言，離不了忠君愛國，事親敬長一切話頭，天天把這些人陶鑽，所以不肯做背逆的事，說背逆的話，他們一定要廢，真不知是何居心！」說罷，恨恨之聲不絕於口。黃詹事的話尚未說完，忽然趙翰林駁起他來，原來二人一舊一新，時常水火的。當下趙翰林插口道：「老前輩說的自然不錯，只是晚生想起鄧耀、項煜那班人，也是八股好手，為什麼就不忠不孝起來？」黃詹事發狠道：「這話我不以為然。你只看本朝的陸清獻、湯文正八股何等好，人品何等好，便曉得了。」趙翰林還要與他辯論，他卻一口氣說下道：「我不是為廢八股說話，我為的是改法律那樁事。現在你們試想，中國的法律，不但幾乾年傳到如今，並且經過本朝幾位聖人考究過的，細密到極處，還有什麼遺漏要改嗎？朝廷聽了陸尚書的千方百計，偏偏要學外國，那外國是學不得的，動不動把皇帝刺殺了，你想好不好？大學堂裡的提調對我說的，什麼美國的總統看看戲，被人家放了一槍打死了，也沒有辦過兇手。俄國的皇帝怕人刺他，甚至傳位別人，不願意做皇帝。至於帶兵官被人刺死的，更常常聽見有人說。

那般荒亂，都是法律不講究的原故。我們學了他，還想過太平日子嗎？包管造反的人格外多些。皇上住在宮裡還好，官府不識竅，出門走走，恐怕難免意外之虞。所以我說別樣改得，這法律是斷乎改不得。你們不信我的話，試試看。」于伯集是個刑名老手，此道尚能談談，正想迎合上去，偏被那趙翰林搶著說道：「老前輩這話固然甚是，但則我們中國已被外洋看到一錢不值，所以他們犯了我們的法不能辦罪，我們百姓要傷了他個貓兒、狗兒，休想活命。所以朝廷想出這個法子，改了法律，合他一般，那時外國人也堵住嘴沒得說了。至於大綱節目，只怕原要參用舊法，不至盡廢了的。你那大學堂裡那位朋友的話，原也靠不住，多半從外國野史上譯下的。人家都極文明，何至如我們公羊家言弒君三十六呢？」黃詹事聽了，由不得氣往上撞，恨道：「你們這般年輕人，總是拜服外國，動不動贊他好。

既然如此，為什麼不去做他的官，做他的百姓，還要食中國的粟，踐中國的土，幹什麼呢？」趙翰林道：「這算什麼？前年的時候，不是有人門上插了外國的順民旗子嗎？」黃詹事聽罷，氣得渾身發抖，也只得唉了一聲道：「罷罷！你們這些人太不曉得君親了！」伯集本是請同鄉，要想大家暢飲幾杯，尋個歡樂的，那知趙翰林同黃詹事有此一番抵格，弄得大家沒趣，勉強席終而散。次日，黃詹事邀他去談談，伯集趕忙套車前去。

黃詹事提起昨日席間話來，極口的說趙翰林不好，又道：「他本來學問也有限，抄了先生的書院文章中進士的，只幾個楷書還下得去。僥倖點了個翰林，說這樣目無前輩。我曉得他現在常去恭維管學大臣，拾了些維新話頭，有一沒一的亂說，真是不顧廉恥的。自己也是八股出身。就不該說那些話。」伯集自然順了他的口風幫上幾句，又著實恭維黃詹事的話是天經地義，顛撲不破的。黃詹事心中甚喜，便道：「究竟老弟在官場閱歷多年，說來的話總還好聽。」當面就留伯集在寓小飲，兩下談得甚是莫逆。黃詹事忘了情，把自己在京當窮翰林怎樣為難，一五一十告知伯集，伯集也是個老滑頭，聽他說總不肯迎上去。

忽聽見黃詹事帶醉大聲說道：「老表弟！你在官場混了多年，雖說處館，也要算見光識景。你曉得京官合外官的分別麼？」

伯集答道：「不曉得請表兄指教。」黃詹事道：「我同你說著頑頑，你休要動氣。外官是闊得不耐煩，卻沒有把鏡子照照自己見了上司那種卑躬屈節的樣子。有人說，如今做外官的人，連妓女都不如。妓女雖然奉承客人，然而有些相貌好的，無論客人多叫局多吃酒，總還要拿點身分出來，見了生客冷冰冰的，合他動動手還要生氣。只做外官的人，隨你紅到極處，見了上司，總是一般的低頭服小。雖然上司請他升炕，也只敢坐半個屁股；要是上司說太陽是西頭出，他再也不敢說是東頭出的，也只好答應幾個是。至於上司的太太、姨太太，或是生日、或是養兒子，他們還要把結送禮。自己不能親到，那四六信總是一派的臭恭維。有的上司看也不看，丟在一旁。這些人只要等到署了個缺，得了個差使，就狐假虎威的發作起來了，動不動嚇唬人，打一千里，打八百哩，銀子拿不夠，休想他發慈悲饒了一個。所以人家又把他比做強盜。我這些話，原也說七品的翰林到了外省，督撫都須開中門迎接。只我那年有事告假出京，路過蘇州，其時落台正護院，王付憲托我帶封信給他，是我太至誠了，親自送去，誰知他沒有見識，只道我是尋常翰林打抽豐的，中門也不開，等了半天，才見家人拿了帖子來擋駕。我也不同他計較，把信交給他家人就動身了。以後不知怎樣？他後來被人家參了革職，永不敘用，也有我這種忠厚人偏偏碰他這個釘子。我也常見那外省的督撫，到得京城，像是身子縮矮了一段，要在他本省，你想他那種的架子還得嗎？定是看得別人如草芥一般。我們中國這樣的習氣，總要改改才好，改法律是沒有的。」于伯集聽了這一番話，又是好氣，又是好笑，又有些驚疑；看他面色，又不是醉後失言的樣子，不解所以然的緣故。

要知端的，且聽下回分解。